



# 西藏往事

——纪一个十八军战士的亲身经历

旺杰 著

康巴文苑编辑部 编

# 西藏往事

——记十八军一个藏族战士在西藏期间的真实经历

作者 旺杰

## 勘 误 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掉字	加字	备注
目录	17	天哲	天玺			
14	2			同志问	同志们问	
25	5、6	阴法堂	阴法唐			
35	11	阴法堂	阴法唐			
51	22	较浓重	较隆重			
54	9	卡达	哈达			此页有三处卡达请改为哈达
66	13	解决军	解放军			
132	16	卡达	哈达			

《康巴文苑》编辑出版

## 《西藏往事》

编委会：

主任：陈加林

编委：仁真旺杰      蒋秀英  
         骞仲康          窦 笠

## 序

岁月悠悠，往事难忘，在岁月的书笺里，我寻找着昔日的珍藏……

1951年5月我在重庆西南公安部第五处第一期训练班学习，期间调入西南公安部组织的公安队（后整个公安队编入十八军保卫部），6月在甘孜十八军保卫部公安队与保卫部青年队合并进藏，时年我17岁。

从1951年7月甘孜出发进藏，到1980年10月调回甘孜州工作，在西藏30年，经历了贯彻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贯彻稳定发展方针等一系列工作。

悠悠三十载，使命一肩担，失驹不可追，昔事尚可忆。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所经历的事使我终身难忘，记忆犹新。

现就在藏工作时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略微梳理，付诸笔端，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悔人生的真实记录……

## 目 录

一、收容队 .....	(1)
二、翻越冷拉山 .....	(2)
三、在军供给部的一段工作 .....	(6)
四、供给制改薪津制 .....	(13)
五、牛皮船上的生活 .....	(20)
六、边防之行 .....	(24)
七、访问团到山南 .....	(35)
八、社会部工作组 .....	(42)
九、基巧办事处时期 .....	(49)
十、多宗事件 .....	(52)
十一、第一次探亲 .....	(57)
十二、宣传六年不改 .....	(65)
十三、化装到桑耶 .....	(70)
十四、随军平叛 .....	(82)
十五、我军英勇作战，叛匪罪恶累累 .....	(96)
十六、民主改革 .....	(105)
十七、告别“议价路”天暂变通途 .....	(125)
十八、农业增产“八字宪法” .....	(138)

## 一、收容队

1951年8月28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军领导，率领十八军直机关从昌都向拉萨进军，此间要翻越整个横断山脉中的近20座雪山，行程有1200多公里。进藏部队广大指战员，在平时行走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还要负荷行军（平均负荷达25公斤左右）。在行军途中，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同饥饿寒冷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作斗争。从昌都到丁青，我们公安队是整个军直机关的后续队并负责收容任务。公安队抽调了一个班的人员组成收容队，我是其中的一员。收容队要在大部队走后约1个小时左右才能出发，到宿营地也要晚1至2个小时才能吃上饭，经过几天的行军后，就感到饿得特别快。行军的第三天，队里的蒋副指导员到我们班里和大家行军。并要求大家学习《十七条协议》。班里的战友，除了我是新兵外，都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华中南、西南的老战士、打仗很有经验，但在学习《十七条协议》时就不怎么耐心了，有的同志说：“现在是行军，我们除了要照顾掉队的同志外，又要警惕发生意外事情，没有心思学，到拉萨后再学也不迟。”蒋副指导员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行军学习两不误才是好战士，行军路上，蒋副指导员边走边为大家逐条逐段讲解，并要求大家牢记在心。经过两天的边走边学战友们都能熟练地背诵《十七条协议》了。

离丁青约有两天的路程时，一天要翻越七座小山头，在翻第七座山头时，全班战士都饿得走不动，躺在地上休息，突然看到对面山头有人出现，班长立即叫我占领至高点，我听了班长

命令后，就站起来想走，但两眼发黑，两腿无力，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看见前面有条小溪，就拖着无力的双腿向前走去，爬在地上，狠狠地喝了一肚子水，起来后又把腰带使劲地紧了又紧，就向山头走去。走了几十步，脚又软弱无力，眼里直冒火星，很想坐下休息，我们全班的战友，都张着嘴，口出粗气，呼吸极为短促，但都坚持迈动着他们无力的双腿……用尽所有力气，终于到达了山顶。我向四处望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便顺手在路边采了几个野果子，饥饿感又涌上来了，我干脆把头往果子树中钻了进去，也不怕刺着，大把大把摘野果子吃，边吃边叫战友们“快上来，这里有吃的”，不一会儿，山上几棵野果子树很快都被大家采光了。我见山上还长有酸浆杆，又去采来给同志们吃。肚子里有了些东西以后，班长叫排好队下山，走不多久，看见十几个藏族同胞站在路边，对我们说：“辛苦了！”他们是山那边来的，听说今天解放军要从这里路过，特地来看解放军是什么样子的，先前山头上的就是他们，我把藏族同胞的话翻译给班长和全班战友，全班战友个个都精神振作起来。走了一段路，路过一片圆根地时，有的同志说：“拔几个圆根充饥吧？”班长和大多数战友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这时，太阳已经落山，路也看得不太清楚，大家又把皮带紧了紧，迈着无力的双腿，向宿营地走去。

## 二、翻越冷拉山

我们从丁青出发，渡过怒江到了沙丁，上级调我到尖兵班去，除了我平时负重的背包和苏式冲锋枪外，还配备了一个指南针，一张行军路线图。我的任务是带着几个向导，每走一段

路就要看指南针、地图，核对路线是否准确。在我们之后距离十至二十米远是一个加强班，再后面就是一个排，最后就是部队的大队人马。我和向导的行动关系到整个部队的行动，如我们休息，后面的队伍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在原地休息，我感到任务虽然简单，但关系却重大，因此特别小心，不断和向导们交谈周围的地形、村庄、河流、山脉等情况，尽力让队伍少走些弯路。经过几天的相处，我和向导们的关系也很好了，他们主动帮我背了两筒代食粉和背包，我们一路谈笑风生，他们对我说：“你别忘记了这次与我们的相处，今后我们到了拉萨，你不要不认识我们啊！”我对他们说：“绝不会的，等你们到了拉萨，我一定请你们吃饭。”没想到后来果真在拉萨街上遇见了其中一个向导，我请他到甜茶馆喝甜茶，我们的谈话总是离不开行军的那段经历。

我们从沙丁出发后，张军长常来到尖兵班看望我们，渐渐地我和军长熟悉了。一天，他又带着十几个骑马的警卫来到我们班，张军长问我：“小鬼，累不累？”我答道：“不累”。他又问：“你为什么要进军西藏？”我回答：“为了解放我们苦难的藏族同胞”。停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西藏话听得懂吗？”我说多数听不懂。张军长说：“到拉萨后要好好学习藏文藏语。”1951年底，拉萨仲吉林卡西藏军区开办了藏语文训练班，后改为军区藏语干部学校，我们公安队成为第一批集体进入学校的学员。我的藏语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翻越冷拉山时，我们公安队和军供部是第一梯队，队长命令我们前进，我们每个同志都戴着防护眼镜，唯有向导们没有防护镜，但他们把头发全部披在脸上，还不断地抓一把雪擦眼睛，这是藏族人民在大雪天行走时保护眼睛的好办法。我们顺



着向导走过的脚印，踏着齐腿深的雪，往山上爬去。开始还能迈大步，后来越走步子越小。一步步都很吃力，我和大家一样，气喘吁吁，心跳头晕，多数时间走上三、五步就要休息。驮着重物的马匹，也是两个鼻孔喷着尺把长的气柱，肚子起伏不停。眼看就要到山顶了，有几匹马停在路上不肯走动半步，我下去和战友用力拉缰绳，在马后面用力推，却无济于事，马倒在雪地上，怎么拖拉也起不来。无奈之际，大家只得把马背上的东西卸下来放在一边，让马站起来。可是马却躺在雪地上一动不动。战友们看着马的眼睛，那柔顺的眼神，好像在告诉我们它不行了。马是无言的“战友”，和我们一起爬高山、趟冰河，但它们现在却因为在雪山上行军吃不到草而饿倒了，战友们都十分难受。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好驮运的财物，战友们不顾自己体力不支，肩扛背负。行军速度更加缓慢，队领导见状，便下了命令：能够翻山的先翻山，宿营后再来接留下的。于是我们只好把不能走的战友和马匹丢下，这种悲壮的分别至今都令我难以忘怀。我们继续向山顶前进，到山顶后往下一看，雪和北坡一样厚，还是一个陡坡，我们只好顺势往下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走几步滑倒在地，等到了山下，赶紧找了一个较平顺的地方宿营。我立刻坐在地上，想把鞋子脱下来，准备擦脚，却不知两腿一弯，竟然把裤脚从漆盖处整整齐齐地拆断了，我一看，原来裤脚全冻成了冰块。军供处的领导叫我到远处看得见几顶牧民帐篷的地方买一些干牛粪，我穿好鞋子就和一位战友直奔帐篷而去。牧民们见到突如其来的全付武装的生人，非常恐慌，因为他们这里不是到拉萨去的必经之路，来往的人很少。我给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还给他们讲了《十七条协议》等内容，他们没说一句话，最后我说我们是想要买点干牛

粪时，他们那恐慌的表情才有所减少。很快，他们拿来了干牛粪，我请他们送一下，到宿营地后要付给他们大洋，牧民们听了非常吃惊的说：“不要！不要！”我一再给他们解释后，他们把双手在身上擦了又擦，把大洋接过去，很感谢地看了我们一眼后才离去。按上级规定，我们动用了固体燃料做饭，不足部分用干牛粪作补充。随后，队领导又布置了上山接人的工作。战友们根据分工，把我的铺和另一名战友的铺合起来了，这是根据在雪地里宿营的经验而采取的办法，为了减轻负重，我们只有一床床单和一件一尺五寸长的油布，在雪地里，把雪铲开，在上面睡觉。开始还可以，到了半夜，冰雪被人的体温融化了，整个垫子都被浸湿了，等我们醒来时，半边身子全是凉的，内衣内裤都是湿的。战友们互助友爱；就发明了两人合在一起，一床被子作垫子，一床被子合盖。当晚，我睡得很香。等我醒来时，却发现看不见天空，呼吸还有股潮湿感，于是，我用手一摸，原来是帐篷布造成的感觉，我用力往外一伸手时，一股冰凉的雪落进了我脸上，坐起来一看，周围全是一片银色的世界，没有看见一顶帐篷，才知道昨晚下了一场大雪。帐篷全部被雪压塌了，战友们纷纷从雪中爬出来，按照分工，各自做各自的事，从山那边接人的战友也先后归队了。我们公安队在翻冷拉山时有几个战友在山上冻伤，几十匹马死在山上。第二天中午时，张国华军长等领导陆续来到我们的宿营地，据说他们是从山顶上滑下来的。张军长的警卫员要我去买点牛奶，我又去牧民处，发现他们的表情和昨天完全不同，牧民们跟着送奶人到我们宿营地看解放军，他们看得很仔细，好像我们部队每个人都很新奇。我与他们闲谈时，他们一致说：“解放军是好心人”。

翻海拔 6300 米的冷拉山是到拉萨的最后一座雪山，军直部队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饱尝了千辛万苦，脚板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我们终于来到了渴望已久的边疆古城——拉萨。1951 年 10 月 26 日举行了入城式，我们受到了拉萨几万名僧众和人民的欢迎。第二天，我请队里理发员把我长了很多虱子的头发全部剃光，然后到拉萨河边去洗了一个凉水澡，把长了虱子的内衣内裤丢到拉萨河里，换上了新衣，战友们都做好了接受新任务的准备。

### 三、在军供给部的一段工作

1951 年 10 月底，公安队王德荣指导员通知我到军供给部去，我听后心里很难受，我问王指导员为什么？他说这是军供给部吕克东指名要你的，我立刻想到我在重庆西南公安部第五处第一期训练班学习时，是领导点名从五处训练班中抽调的 15 名学员中的一员，和其他几个处的学员加上部里的几名干部共 45 人组成公安队调到十八军进藏的，现在要我转业，不是把我所学的公安业务都用不上了吗？我对王指导员说我不去，他说你考虑考虑。第二天王指导又对我说，你还是去吧！我说公安队不要我吗？他说根本不是，调你是供给部傅廷修领导给军保卫部长王华讲了，王部长同意的。我问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王指导员说现在没有开展工作，供给任务很重，你先去，以后归队再说。我说如果不是公安队不要我，而是暂时去工作，我服从，但有个意见，以后我想归队，就要归队，我是副班长，把班里进军总结搞完才去，王指导员说：“行，行，

行，你抓紧时间，把武器留下。”晚上召开了班务会，同志们对我进行了总评，总的来说优点不少，缺点也有两条。

第二天，我很不情愿的收拾起背包，交了50式冲锋枪和200发子弹，就到供给部去报到。吕克东处长见到我后，非常热情地表示欢迎，并把我安排到和黄会计等人住在一起。房间的地上铺了一些干草，我整理完铺后，就和黄会计等人闲谈起来，这时我才知道供给部翻译人员少，为了与过去的“通司”有区别，他们都叫我“藏文”干事。当晚我睡在草垫的铺上，这是我从甘孜到拉萨第一次住进房子里，第一次睡在草铺上，也是我睡得最好最舒适的一个觉。以后的条件比那时好上百倍，但却没有那晚那样感到睡得香的感觉了。当时吃豌豆，因烧柴很少，豌豆到断生后就开饭，每人只有一缸子，要嚼很久才能吞下，天天都吃豌豆，肚子发涨，放屁也多。

一天，吕克东处长把我和黄会计叫到他住处，交待任务说：“到街上去买些绸缎之类的货物，在街上要注意安全，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纪律”。我俩接受任务后，就沿着八角街走去，看见有两家汉人商店，就走了进去，并且很有礼貌的向店主了解行情，店主用北京话介绍了我们所需要的物品行情，我还请教了藏币面值和拉萨的用语，店主都很耐心地教会了我。在尼泊尔商店我们订购了所需货物，价格也公道。我俩很高兴地返回驻地，到驮森格附近我俩是肩靠肩的走着。我看见一个大汉，带着仇视的眼神直向我俩走来，我急忙碰了黄会计一下，要他注意，那人却很凶猛地向我俩中间冲来，我顺势一闪，躲开了，但黄会计被那人撞倒在地上，那人还转身向我俩吐口水，当时我一股热血直冲脑海，想抓住那人痛打几下，拳头刚握上，脑子里却不断地响起“纪律、纪律”。我放开拳

头，马上把黄会计扶起来，我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就和黄会计继续向驻地走去。进了吕克东处长的住房，我对吕处长说：“明天不去了，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受气，我受不了，让我回公安队去吧！”吕处长询问情况，黄会计把所发生的事细说了一遍，最后还说藏文干事压制了怒火，遵守了纪律。吕处长说：“小伙子，今天你们任务完成得不错嘛，还遵守了纪律，今后就照这样做下去。”他又说：“我们解放军规定的纪律不是怕他们，我们解放了全国，又在昌都消灭了藏军主力，你看是解放军强大还是几个坏人强大……”这一席话说得很服人。11月3号，吕处长把我介绍给供应科的陈君停股长、朱会计和王出纳，吕处长说：“王廷周同志在翻冷拉山后，每到一個宿营地，都叫他去就近处的牧民那里雇些马匹，解决翻冷拉山上减少的驮畜和买些牛羊来供给部队，你们在路上分到的牛羊，就是他每天从群众那里采购来的，有一次，早晨五点钟才回来，他很辛苦。这次把他调来，和你们去完成军里的指示，到黑河购买牛羊、酥油、盐，你们就是一个采购组，不走路了，每人一匹马，带拾驮大洋，有一个班护送，要尽快购买到这些东西，路上可能要遇到西北独立支队，要发扬我们十八军的好传统。伙食你们开好点，军六号（李觉副参谋长）特别关心你们，给你们大米、面粉各两袋，副食按规定吃……等等。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还配备了一支卡宾枪，十九发子弹。”

1951年11月4号，在陈股长的带领下，我们雇用了一家由30多匹骡马组成的马帮从拉萨出发。我们的坐骑，除陈股长的是骑鞍有成套的装备外，其余都是驮鞍，用皮绳做成的马蹬，大家都把被子搭在驮鞍上。骑上马后感觉比走路要好得多，有几个护送我们的战士骑的是驮骡，它们不听人指挥，都

挤到它们平时跟惯了的骡子后面，这样倒省却了战士们对骡子的操作。走在最前面的几匹头骡，挂着特别响的驮铃和一串小铃，节奏单调而缓慢的铃声一路上响个不停。当晚，我们住宿在拉萨北面半山坡上，第二天早晨约两点钟就出发，到中午找个有水草的地方住下。每天都是这样行走，我们经过了村庄、政府所在地、寺庙……翻过山，到了东西走向的大草地。

有天见到约有 30 多人组成的骑兵，前面有一杆红旗，走近时一看，才发现他们是解放军，虽然衣服颜色与我们不同，但感觉到就是西北独立支队的人，我们忙下马站在路边拍手欢迎，齐声说：“你们辛苦了！”他们却骑在马上问我们是那个部队的，陈股长答是十八军的，他们对我们招招手说大部队在后面，就往前走了。我们目送他们走后，才上马，大家都发表了一些小评论。

又走了一段路，见离道路约 300 米远的地方草很好，赶马的负责人说今天住这里。有的人搭帐篷，有的人拾干牛粪，架起石头灶烧茶。骡马在草滩上有的打滚，有的在吃草。离我们住地约五十米处有一条小河，我突然看见一只水獭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顺手拿起卡宾枪，走到离水獭约三十米处，举枪瞄准，正要扣动板机时，突然响起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我一看四周没有什么动静，我又准备扣动板机时，身体却被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摔倒，枪也丢在一边，我马上想站起来拿枪，却又被摔倒在地上，水獭仍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回头一看，见五顶帐篷全塌在地上，锅里的茶水也倒在地上，一股气柱冲天，人们都躺在地上，又听见嗡嗡的声音，大地又在摇动，身下的草地一下子就裂开了四、五寸宽的口子，我用力把枪握在手里，想站起来。天空中又响起一阵声音，我又倒在地上，感到恶

心想吐，再看周围山上滚动着石头，顿时天也变得十分灰暗、沉闷，一阵又一阵的地动山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大地震。待地震稍微平静之时，我一鼓劲跑到同志们身边，赶马的人都坐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诵经祈祷，周围的草滩全部裂开了口子，有的宽达几十公分，人都可以下去，我们都默默地坐着，完全处在无安全感的空间内，最大的愿望就是整个草滩不要沉下去。

地震的强度、时间和距离一次比一次延长减弱，从一分钟到二分钟一次、三分钟一次……到约半小时一次时。马开始吃起草来，我们把大洋箱子重新整理在一起，把帐篷布盖在上面。刚准备重新烧茶时，地震又来了，无法烧茶，我们就用冷水调糌粑，很简单地充了一下饥。大家躺在草地上。我睡了一阵，醒来时，太阳已快落山了，余震时间大概相隔1小时左右，我们又开始第三次烧茶，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搭起帐篷睡觉，几次余震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到下半夜，赶马的负责人把我们叫醒烧茶，大约在三点钟时，我们正在上驮子，突然有十几个人包围了我们，他们问是什么人，我们借着几堆火光看清了西北独立支队的人，就告诉他们，我们是十八军的，到黑河去，他们来了一个人仔细地看了我们后说：“首长要喝水，要开水来的。”陈股长问明是范明首长后，就把我们剩下的茶水，全部倒给他们，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早就行军呢？来说：“昨夜宿营地方地震，范司令叫立刻离开那个地方，我们走到现在还没有走出地震区。”来人中的一个同志一脚踩进裂口里了，他们用手电筒一看，到处都是地震裂口，来说这里地震比他们来的地方还利害，可能这里是地震的中心！他们端着茶水很快离开了。不久，我们听见有许多人说话的嘈杂音传来。我们上完驮

子，绕过裂口到大路旁，看见黑压压的一大片马队正在向我们来的地方走去。我们走了一段路后，遇见独立支队掉队的几个人，他们都是一人一匹马，可以说都是骑兵。为什么会掉队呢？我不好问。我们走夜路不怕走错路，因为有领头的骡子引路，有铃声，只要跟随骡帮走就行了，经常还可以在马上睡觉呢。

天快亮时，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很大的火焰，我们都好奇的加鞭催马向那有火光的方向奔去，在离火焰约十几米远时，就看见约直径50—60公分，高约十几米，下粗上细，不断喷发着的火焰，大家纷纷勒马停下看火焰。我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念头，这里可能是火山口，要爆炸，快离开吧！于是我首先催马离开，其他人也随即离开了。马跑了一段路，加上连日来骑在驮鞍上，屁股被驮鞍蹭的很痛，我感到步行时羡慕骑马的人，其实骑马也不是很舒服的，步行脚痛，骑马屁股痛，各有利弊。到了松雄住下后，我询问牧民，这里是否有火焰出现过，牧民们说远近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火焰，我们更感到火焰的神秘。

到了黑河（现改为那曲，是专区所在地），陈股长带着我们去见地方政府总管（降吉），我们到了总管府大门口，看见一个人头挂在墙上，地上还留存着从人头上滴下来的血迹。门两边挂有象征权威的木棒和虎尾，我是第一次与西藏地方官员接触，促使我有一股好奇心去看待他们的一切。首先接触的人是一个穿一身黑色藏装，脑后拖着长辫子，穿一双绣有花纹的鞋子的男人，他把我们引到一间布置得比较华丽的房间，床上坐着一位身穿浅黄色缎子，留着八字胡须，头上挽着两个圆形小结，中间有个小金嘎乌，左耳戴着一个长的绿松石的耳环，右耳垂上紧贴一个圆形绿松石的人，引我们的人说他就是总管。陈股长献上哈达，说明了来意，并希望总管能给予协助，总管



听后，拍了一下手，立刻进来一位与其他人装束不相同的人，头上戴着一个碗口大小的黄色圆球状，极像是帽子的东西，他把舌头伸得很长，弯着腰，站在总管对面，总管每说完一句话，他就发出“啦嗦，啦嗦”的音来，并不断回答总管的话，当时我有些话听得懂，但多数听不懂。这时又进来一个人，弯着腰，捧着茶碗，送到总管手边，总管接过去喝了一口后，那人又双手接过放在原处……我看见这一切时，对陈股长说：“这个人（指总管）好懒，拿碗都要别人替他拿”。陈股长说：“不要管这些，集中精力说服他协助我们。”我接受了股长的批评，但当时所看见到的这些细节却一直在脑海里消失不了。

我虽是藏族，从小替康定县拔桑村群众支学差到康定县康民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西康省立康定中学读书，1949年初中毕业，1950年参加革命，当时填写表时，我填的是康巴人，后经康定地委组织同志纠正，改写为藏族。我从这些细节看到康巴人和西藏人的差别。这些细节不是什么藏族的礼节，而表现出西藏贵族官员们在藏族人民面前显示他们权力的一种象征。这种看法还在我们采购组茶余饭后开展了几次讨论。这些情节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睁眼就能看见，对我第一次的观感也始终印在脑海里。

那曲总管说，现在这个季节牧民们该杀的牛羊都杀了，没有多余的牲畜，推脱不好办等等。以后我广交当地经商的人，还与一个被嘎厦政府处罚带有流牧性质的原藏政府小吏，人们叫他“觉拉”的人交上朋友，通过他与牧民联系，先后购买近千头牛和几千只羊，以及酥油、盐等物质，我们把牛烙上火印（18K），雇人从黑河赶到拉萨，每天一群接一群，从黑河到拉萨的路上。李觉副参谋长特地从拉萨给我们运来大米近100